

明慧週刊

來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 在正法修煉中修成新宇宙正覺

《明慧網第二十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稿件（二）》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www.minghui.org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 <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 <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 <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明慧网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开始，十一月十五日结束。敬请各地同修们关注，比学比修，更精進，快提高，多救人。

目 录

◆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二）

心平气和过好家庭关 外孙女得救	3
疫情后救人不懈怠	10
从怒不可遏到慈悲救人	18
我们就是同修的家人	27
同修配合运用法律反迫害 检察院撤诉	37
众生的觉醒让我感动	44
面对迫害 清醒理智 不忘使命	53

交接完了。做了三退的那个警察说：“这就是当事人，可以走了吗？”市检察官说：“没事了，她可以回去了。”并没有叫我签“保证书”，一场正邪之战结束了。

律师对案件相关的主要检察官说：“你的主证当事人修法轮功，对社会没有危害，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要拿出事实来说话。”他打电话告诉我丈夫，丈夫说：“我妻子和家人都是很善良的人，对社会只有贡献，没有危害。”

丈夫跟那些得到我们资助的大学生、贫困家庭、公益事业单位直接受益人说：“我妻子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面临坐牢。我们做善事，不是图回报，而是出自内心的回报社会。我妻子修炼法轮功后，变了一个人，无论什么事都不跟人计较，利益上也不去跟人争。她总是跟我们家人说，无论社会怎么变，人的良知不能变，良知才是最珍贵的财富，要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我为妻子呼吁，她修炼法轮功没有错。她不但乳腺癌好了，还这么善良，不能受到这不公的对待。”

丈夫把他的想法、做法告诉了我。我对他说：“谢谢你为我奔走。”在这个过程中，我丈夫为妻子呼喊，其实就是告诉世人法轮功没有错。后来政府部门、工商联写来感谢信，还有那些大学生、贫困家庭都写了感谢信，还送了锦旗，都按了手印，签了名，盖了章发给了我们。我丈夫把这些都发给了检察院，作为律师的佐证材料。

案件还没有了结，我跟师父说：弟子什么都不怕，一切由师尊给弟子做主。弟子只管做我该做的事，多学法，修好自己。弟子世界的众生在企盼，弟子没有理由不修好。▲

有个人拿着一把扎刀要杀你，还往前冲，不躲避；明知道有路绕开就安全了，你不绕。”儿子说的都要流泪了。

我说：“儿子，别太难过了，妈妈受点罪、魔难，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实在承受不住来自邪恶的压力，你爸爸可以选择与我协议离婚，你也声明和我脱离关系，我都可以理解，不会怨你们。这不是你们的错，更不是我的错，希望你们把基点摆正，那是中共邪党给千千万万大法弟子家庭造成的灾难。”儿子说：“就算我们和你脱离关系，可你还是我妈妈。”我说：“既然你还承认我是妈妈，那说明我们是永远分割不断的缘，那就有你们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说完，我就回家了。

到家后，我立刻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然后学法。我准备给检察官写真相信，但时间来不及了。晚上我到了甲同修家，和她交流，说明了情况，把被迫害的消息发送到明慧网曝光，请同修们帮助发正念。市里的乙同修帮我下载了明慧网关于运用法律反迫害的文章，有关的法律知识，一些法律文书。我把法律文书，还有“还原历史真相”资料带上，第二天去交接案件时，救那里的检察官。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我坐上儿子的车就出发了。在路上，我一直发正念。我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放心吧，弟子一定会堂堂正正的走在证实法的路上，绝不会给大法抹黑。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为弟子做主。”我在心里一遍一遍的发正念。念着师父的法：“修炼人 装著法 发正念 烂鬼炸 神在世 证实法”（《洪吟二》〈怕啥〉）。清除市检察院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那天，家住省城的姐姐（同修）也通知了五、六个同修在市检察院附近近距离发正念。

进去之后，两边的公安警察、检察官做交接手续。我说要去方便一下，就去了二楼。一会儿我下来，案件已经

心平气和过好家庭关 外孙女得救

文：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看到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我就想把自己近半年的修炼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我有个外孙女，名叫小水（化名）。她得了一种皮肤病，从出生十天后就开始痒，身上到处流脓水，每天哭。医生说是湿疹，长大了就好了。我给小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因她太小，再加上家里人反对，就给孩子抹药，用偏方，但不见好转。

小水到了三岁，皮肤病也没见好，医生说上学就好了。又过了三年，还是没好。小水七岁上小学，皮肤病不但没好，反而加重了。小水九岁时，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特异性皮炎”，医生都说这种病很难治。医生说：“如果十二岁之前还治不好，将终身伴随着她。”接着医生又说：“有一种针可以试一试，只是贵一些，一针一千元。先打十针，每月打一针。”女儿给我打电话，问我打不打？我和老伴都是普通工人，我俩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到六千元。女儿不上班，在家带两个孩子。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寄给她四千至五千元（因为她要还房贷），之后就所剩无几了。外孙女要打针，还得我给钱。但是为了小水能治好病，多贵也要试一试，我就同意了。

小水先打了七针，刚开始效果挺好。但几针过后，发现大便难解，蹲厕所要好长时间，等便出来了，肛门就出血。但小水还是打了十针，可是仍不见好，孩子遭罪啊！到夏天时，小水全身多处流脓水，一股臭味。严重时，几乎全

身包纱布，在家休息，不能上学。因为南方热，平时体育课都上不了。小水一热，身上就起小泡，非常痒，她就抓、挠，家里的床单每天都是一层皮，到处是血点。唉！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我告诉女儿要小水念九字真言，因为小水也大了。可是女儿就是不信，不让念，极力反对。当时我又不在南方，没办法，只好听之任之。去年年底，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水死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给女儿打电话，我没告诉她我的梦，只是说：“小水很危险，你把小水送回老家，哪怕请家教也行。”我的想法是只要小水能来我家，就可以学大法、炼功，病就会好。可是女儿说什么也不同意。没办法，听天由命吧，也许让我放下这个亲情。

小水从小是我带大的，六岁才离开我。和我在一起时，每天半夜一点开始痒，一直到凌晨三点，所以我功也炼不上。天天如此，我精疲力竭，离法越来越远，几乎就是个常人了，直到女儿把小水接回南方上学。小水被接走后的这三年，我开始抓紧时间学法、炼功，抄《转法轮》；学使用电脑、学打印，做各种真相资料，把自己溶于大法中。我督促自己，往前追，别落下，跟上正法进程。我每天从早忙到晚，还不累，很充实，我不断的提高自己。

今年三月，老伴突然说要去南方女儿家，我说：“我不去，你自己去吧！”我心想：我这才刚刚起步，就让我走，同修怎么看我？这一摊事怎么办？没人接替。老伴沉着脸，没吱声，看的出他很生气。第二天，我给师父上香时，心里求师父：“师父啊，为什么要我去南方？请师父点悟弟子。”我炼抱轮时，一个声音说：“小水。”我这才恍然大悟：我想起年前的梦，小水生命危在旦夕，是让我去帮她。我对老伴说：“我去。”老伴挺高兴。

我与女儿视频时，每次问小水怎么样了？女儿都说“在

听到律师跟我丈夫说：“这个方法看来是行不通的。”我送律师走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以为你不是很清楚。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你的思路很清晰、明朗，我知道了。”最后我再次叮嘱律师：“如果你迫于压力，在法庭上你不要说，我自己为自己辩护，这个过程就是讲真相的过程，救人的过程。”律师听后没说话，只为我点了个赞。

七月十九日那天，从学法小组学完法回家，我到公司吃晚饭。在办公室，丈夫、儿子说跟我商量个事，说县检察院打电话来，明天案件移交到另外一个市的检察院交接。当事人要在两边公安、检察官的面前，在保证书上签名。我心里明白，这又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正邪之战。我没有立即回答家人的话，心里默默的发正念，清除干扰家人的邪恶因素。我平静的对丈夫和儿子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能走错半点，那样我就回不了我的天国家园，那里的众生怎么办？他们都盼着我回去，我不能抛下众生不管，我也得为我自己负责。如果我不修了，师父就会把大法给我的一切都收回去，把常人的东西归还给我。常人就是生、老、病、死，你们愿意看到我在魔难轮回中遭罪吗？”

儿子半天没说话。过了几分钟，他说：“你心中只有你的众生，就没有我们了？那你为什么要生我？”我说：“在这个人世间，你们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的儿子，这是我们的缘份。”听到这，儿子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都知道大法好，我们都是受益者，感恩师父。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了，不能再看到你受迫害，为你担心。你总得为我们想想，为企业想想，你和爸爸创办公司三十多年，走过的艰辛和付出别人不知道，我们做儿女的知道。现在共产党当权，说了算，我们也没办法呀！只要你在‘保证书’上签个名，就没事了，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明知道前面

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我心中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叩谢师尊！

丈夫说：“在你被关押期间，公安、国保大队长打电话，叫我说出你们的同修，说这样会对你宽大处理。”我问：“你怎么回答的？”他说：“我说不知道。对方说：你和你妻子生活在一起，怎么不知道？”丈夫说：“她有她的自由，与谁接触那也是她的自由。她是不会说的，她宁肯自己受罪、受难，也不会说出他人。我也不会说，那样就会多一个家庭受魔难，那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人。”

听到丈夫说的这番话，我很激动，我眼带泪花说：“谢谢你，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丈夫说：“你遭这么多罪，后悔吗？觉的值得吗？”我说：“不后悔，值得。因为我的生命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我修大法了，是世上最富有、最幸福的人。”

丈夫告诉我，家里为我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六月二十日，律师到公司来与我交谈。见到律师，原来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检察官。律师拿出中共两高的所谓司法解释等要我看，我说：“我不看，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修大法没有罪。我的一切由我师父说了算，谁都不配来考验大法弟子。”然后，我就给他讲真相，讲了两个多小时。律师是明真相的，我也给他们全家做了三退。但这次由于受邪恶的高压恐吓，律师和家人都有相当大的压力，他们只想用常人的手段使我不被迫害。律师说：“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世俗中，只有这么高（做了个手势），你们大法弟子已经是这么高了（又做了个手势）。”我对律师说：“无论案件走到哪一步，你只能做无罪辩护，你思想中不能有半点对大法不好的想法，更不能说什么当事人认识到错误了等等。那不是帮我，是害我。”

交流后，律师说：“那你找一些你们的法律文书。”后来

写作业呢”，或者说“到同学家去玩了”，不让我看小水。发来的小水的照片都是经过美容了，所以我不知道小水到底怎样了。

三月中旬，我和老伴去了女儿家。到女儿家后，小水刚放学。当看到小水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孩子又黑又瘦，瘦的前胸搭后背，说话有气无力，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她说：“姥姥、姥爷你们来了。”我拿起她的手、胳膊一看：全是疤痕，手背几乎都是烂的，十个手指头只有三个指头好一点，身上、腿上都是疤痕。这孩子吃了多少苦？大人都很难承受这种病痛。我说：“明天跟姥姥炼功。”我的语气很坚定。当时女儿没吱声。

第二天，我就开始教小水炼功。炼到抱轮时，不到一分钟，小水就说：“姥，我举不动，好累，就想躺下休息。”看着孩子那可怜的样子，一点力气都没有，我鼓励她说：“小水要想好病，就要坚持。举不动，就放下，再举。”孩子也很听话，举起来，放下，再举起来，坚持炼完。连续两天，小水都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到第三天，半个小时的抱轮小水就能坚持下来了，进步真快。

这几天，女儿跟我漂着劲儿，没事找茬。我给她讲真相，她不听、不看、不信，还说：“你别跟我讲这些，都是违法的。”我说：“当年搞计划生育时，超生还违法呢，还被开除厂籍、罚款。现在呢？又让多生。不要听信他们的造谣。孩子好病就好，什么这个那个的。”女儿没吱声，看的出来女儿憋着一股劲。

小水上学，都是我女儿用电动车载她。我告诉小水：“坐在你妈妈后面，一定要默念九字真言。来回路上你数数，看能念多少遍。别让你妈知道。”小水说：“好，知道了。”到下午放学时，小水悄悄的对我说：“姥姥，去的时候念了一百五十遍；回来时有点堵车，念了一百七十遍。”我高兴

的说：“孩子，你做的很好。正常的话，每天可以念三百遍。”晚上炼完动功，我说：“时间不多，咱们先默念九字真言。白天念了三百遍，再念七百遍，加起来一千遍，效果会更好。”小水说：“好的。”她刚念几遍时，我就觉的自己往起飘，我心想：“这孩子不一般啊！”

这让我想起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半夜发正念时，我求师父：“求师父帮帮小水吧，这孩子太可怜了，让她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吧。”这时，忽然一道金光罩住了小水。不一会儿，只见一个人站在小水的后面，从她腿弯部位往外拽什么东西，不停的拽。我发了五十多分钟正念。

我正想到这，女儿进我的房间，看到我和小水坐在床上，没好气的说：“干什么呢？睡觉去，炼什么炼？”我知道她是冲我来的，我也没忍住，就说：“孩子一天天见好，你没看见吗？以前排便都很困难，现在一炼功就往厕所跑、排毒，不排毒，病能好吗？刚开始三秒钟都举不动，现在举半个小时都举下来了。”我俩吵了起来，过后我又后悔自己没忍住。

从那以后，女儿每天给小水加作业、施压，而且必须当天完成，把小水累的每天都哭，几天炼不了功。看着小水那无助的样子，我也强忍着泪水，不让它流下来。我心想：“我该怎么办？放弃吗？”

我想起师尊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精進要旨》〈何为忍〉）

我为什么要动气呢？动气不就在气的层次当中吗？在气的层次当中，我不就和常人一样了吗？想到这，我瞬间就轻松多了，不生气了，我想一切顺其自然吧。我求师父帮助我。

一天中午吃饭时，小水说：“我不想回家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妈妈留的作业比老师留的还多。”当时女

徒，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出卖同修。如果你们再去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那样你们的罪过就更大了，我不能害你们。对我而言，生死无所惧。你们也拿到了我以前的病历，是乳腺癌晚期，医院诊断我最多不会活过三年。但我修炼法轮大法十一年半了，我现在的身体比健康人的身体还健康。”

我还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能明是非，辨善恶，站在正义的一边。在大难来时，得到神的护佑，平安健康，家庭幸福。”整个过程中，那个派出所所长没说一句话，一直在听我说。最后走的时候，他很和善的来看我，说：“祝你平安。”我开心的笑着说：“谢谢，祝你平安。”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县检察院的两名检察官来见我，说：“你的案件很严重，你这是第三次了。”他们要我在一个案件文书上签字。我说：“不能签！”接着就讲真相给他们听，大概讲了二十来分钟。一个检察官说：“我们只是来告诉你，你的办案单位起诉你，关了你十二天，不能再关了。你回去后不能关手机，要接听我们的电话，随叫随到。”我说：“我没有罪，希望你们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内帮助大法弟子，给善良一份同情，给正义一份支持，那样会得大福报的。以真、善、忍作为我们生命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二十三日上午，警察到看守所接我，说：“你儿子接你回家。”警察带我到办案派出所，我才知道丈夫、儿子极力的营救我，给我办了“取保候审”，交了五千元钱保证金，接我回家。到家后，丈夫说：“我请了律师，今天你要没回家，明天就准备去探监了。”回到家，我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给师父上香。就在上香的一瞬间，我听到“咔嚓”一声，好象开关打开了一样，天目看到师父的法像，法像旁边供的花，散发着闪亮的金光，真是金光闪闪。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

你们不要追随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为中共邪党卖命。当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你们怎么办？现在中共出台了公务员谁办案，谁负责。千百年来，永远是邪不胜正，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们能及时醒悟，做出正确的选择。”

他们听我讲，不作声。他们把我非法关押到派出所，作一系列的身体检查。二月十日，把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

作为大法弟子，我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都坚定一念：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就是那里众生得救的希望。在看守所，无论言行，我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和那里的姐妹都相处的很好。我换了两个监室，我讲大法真相，告诉她们怎样选择善良；恶念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大法唤醒了她们的良知，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做了三退。没入过的人都说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她们还为自己所作的错事懊悔，说出去再不会干了。我为这些众生高兴。

二月十七日上午，县公安、国保大队、大队长和派出所所长到看守所非法提审我，还是要我说出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的来源，要我供出同修。还带来了我丈夫和儿子分别写给我的信。我说：“我没有罪，更没有什么戴罪立功的说法。”他们把我丈夫和儿子的信贴在玻璃上，要我看一看。我说：“不用看，我家人都是最善良的人。”但无意间，我还是看到了丈夫信中的一句话：“你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

国保大队长说：“你不说出资料、大法书的来源、你的同修，就会判你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我不为所动，说：“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强行逼供，让我构陷他人，我不能象你们那样构陷他人，你们是知法犯法。知道吗？是要判你们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不是判我。”他们一时无语。他们接着说：“你这样的态度，只能走刑事案件程序，上报到检察院，判你实刑。”我还是不为所动，我说：“我是大法

儿没吱声。我很清楚，女儿这么做，就是不让小水有时间炼功。我心平气和的跟女儿说：“身体是主要的。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学习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是要九十分呢？还是要九十斤呢？”

到了下午，因为作业没写完，女儿又开始训斥小水，小水边哭边写。我站在边上，想安慰小水，这时女儿又冲着我大喊大叫：“你站在那儿干什么？不影响她学习吗？你出来。”我也没生气。我想这个女儿怎么这样，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给了她，每天三顿饭都是我做，还要干这干那的。我干什么，都得看她的脸色。为了安慰小水，我开玩笑的说：“你妈妈比灰姑娘故事里的后妈还后妈。”小水一听，“噗嗤”一声笑了。

又过了两天，老伴看不下去了，训斥女儿：“你这是干什么呢？哪有这样逼孩子的？有必要吗？孩子得了抑郁症怎么办？现在有多少孩子得这个病，你不知道吗？没有你这样教育孩子的。”父女俩又吵吵起来了，老伴越说越生气。过后老伴对我说：“我要回老家，不呆了。你回去吗？”我说：“我回去，小水怎么办？你回去吧，我留在这。小水的病不好，我是不会回去的。”其实我心里明白，女儿这样对待我，是她背后的共产邪灵指使她干的，目的是不让小水得救。从那以后，每到发正念时，我就清除干扰，真起作用。

到期末考试时，女儿语气平和的对我说：“妈，小水要考试了，这一周就别炼了，加紧复习功课。别人家的孩子都学习到十点、十一点，咱家孩子九点就睡觉了。”我说：“没事儿，这个功法开智开慧，不会耽误学习的。”就这样，小水每天都坚持炼功，一直到期末考完试。小水的语文考了一百分，数学、英语都是九十九分，是班级的头三名。小水的学习进步了，体质也上来了。

一天，小水说：“姥姥，我以前背书包走路都累（十斤重），

现在我背书包都可以跑了。”我听后，真为小水高兴。小水在学校表现的也很突出，她心地善良、纯真，老师、同学都喜欢她。班里要选一个最优秀的学生，当老师念到小水的名字时，全班同学都举手通过。开家长会时，每位老师都表扬小水，她得了十个奖状。如果别的同学考了一百分，小水都替别人高兴，从不攀比，爱帮助同学。

小水心性也守的好，她曾对我说：“今天有个同学把我的水杯扔进垃圾桶里了，我把它冲洗干净，拿了回来。”我问她：“你生气了吗？”她说没有。过了几天，她又说：“同学告诉我，那个同学又往我的杯子里吐了一口水，把杯子扔进垃圾桶里了。我又把它冲洗干净，拿回来了。”我问她：“你生气了吗？”她还是说“没有”。还有几次，她的作业本、考试卷也被其他同学偷拿去了，有的被找到了。她也从未指责过同学，都能很好的把事情处理好。我高兴的对小水说：“你做的真好，继续努力。”

因为女儿的反反对，小水没看过大法书，但是她能这样守心性，可能也不是一般根基的孩子。我曾梦见过小水被师父抱过。虽然这孩子吃了这么多的苦，但她很荣幸。

到放暑假时，我和孩子们都回到老家，小水还是每天坚持炼功。到快回去的时候（我不跟她们回去），小水对我说：“姥姥，我妈说回去后不许我炼功了。”我一听，心里不是滋味。再一想，算了，一切顺其自然吧。小水有师父管，我不用担心。我对小水说：“妈妈不让炼，九字真言一定要念啊！上下学坐电动车后面，一定要默念啊！记住姥姥说的话。”小水说：“我记住了。”

到了晚上，女儿突然难受起来。一量体温37.1度，低烧。我说：“你就念九字真言，会好的，最起码不会烧。”女儿没吱声。第二天我问女儿：“还烧吗？”她说：“不烧了，正常了。只是有点头痛、恶心。”又过了一天，女儿就象换了一

面对迫害 清醒理智 不忘使命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师尊紧紧牵着我的手走过了十一个年头。大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把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思想、人心、执著，一切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一思一念，一点一点的脱掉。从法中修出慈悲，走出人，走向神。

十一年中，我遭受了中共恶党三次迫害。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是慈悲的讲真相，抵制邪恶的迫害，救度众生。遭到三次迫害后，我从未惧怕过，仍然做着自己该做的事，那是我的使命，是众生所期盼得救的希望。下面我就把自己在被迫害的过程中，过心性关的心路历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县派出所警察找到我，把我非法关押了一天，问我：“资料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发这些东西？”我拒绝回答资料的来源，给他们讲真相。有的警察听明白了，其中一个警察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邪恶迫害我，要非法刑拘我十二天，我不承认。一个主办案件的警察说：“我们说了不算，上面做出的决定，没办法。”由于当时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很严重，当晚我回家了。过完年，二零二三年的二月八日，县公安局、“六一零”、派出所一行五人突然来到我家，非法抄家，抢走了四十六本大法书籍，说是所谓证据。我说：“这些大法书全部是我用来学习指导自己道德升华、做好人中的好人。书籍放在我家里，并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和人身安全。希望

五、“能不能给我一个护身符”

前些日子，我遇到一位年轻人，我以前给他父母做过三退，他也知道一些大法真相，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就想给他再讲讲。谁知我刚开口，他就不听，要我解答他一个问题。

他说自己出车祸后，梦到他去世的爷爷了。他爷爷说：“你回去，你不该到这里来。”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我说：“三退保平安，你爸爸妈妈都退了，所以你也得福报了。地狱、阴间都不敢收你。你到鬼门关走了一趟，那里都不敢要你。你还了一个命债，你说大法好不好？三退保平安，好不好？”他说：“好。”他说他入过中共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让我给他退了。

一次，我在给人讲真相时，一位女士走过来说：“能不能给我一个护身符？”我就给她讲了真相，让她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这样护身符才管用，我给她了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遇到了她。她问我：“我拿到护身符后，一个绿色的脸在看着我流泪，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有可能是个不好的生命，它从你身上离开了，现在它不敢靠近你了。都是好事，你受益了。”她高兴的说：“太好了！”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受到，不是我感动了世人，而是众生明白真相后的言行让我感动不已。世人明白的那一面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真是让我泪流满面。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是法轮大法的美好，是众生千万年的等待，是众生对大法师父、对法轮大法的感恩！

谢谢师父！

个人一样，不象得病的样子，精神状态也好。我赶紧说：“回去后，还是让小水炼功啊！要内调才行，不能半途而废呀！只有坚持，才能好病。”这回女儿痛快的说：“行啊！”我真没想到女儿能同意。我知道，都是师父的安排啊。

这让我想起刚到女儿家时的一天，梦见一个人对我说：“这座山你敢上吗？”我抬头一看，天哪！这哪是山呀？只见一个个一米多长的水泥柱子，每根柱子都插满了玻璃碴子、钢钉子，这不是刀山吗？我毫不犹豫的说：“敢上。”话音一落，我就上去了，没有被扎的感觉。到了山顶，我见到了小水，我一下把她抱了起来。只见她一口一口的吐血，吐了几大盆，不知哪来的那么多血，吐到昏死过去。我不停的喊她的名字，把自己喊醒了。

回想这半年的经历，真象过了刀山，女儿从开始的极力反对，到现在能心平气和的接受。小水从开始全身溃瘍到现在基本好了，多不容易啊。这都是师尊的慈悲救度！无限感恩师尊！对我来说，遇到魔难时，从开始的强忍、含泪而忍，到现在能理解女儿的心情，同情她，包容她，无怨无悔。对家庭来说，从开始的火药味十足，到现在的风平浪静，一家人和睦相处。这一幕幕象过电影一样，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真是感慨万千哪！

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给同修们一个借鉴。怎样过好家庭关？只有多学法，向内找，遇事要冷静，师父就给我们往前推，我们就能提高上来。

疫情后救人不懈怠

文：河北大法弟子 新塑

【明慧网】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今年六十二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我深感责任重大。我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牢记师父的教诲：“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在正法进程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我要抓紧时间救人。

下面我交流一下近两年来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疫情期间抓紧救人

二零二二年十月，大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我所住的县城实行了封控管制。每天人们除了下楼做核酸检测外，其余时间全部居家。一个月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部份区域处于半解封状态。十二月刚刚过完，疫情迅速蔓延开来。我们县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越来越多，大街上、超市内，一切公共场所没有了原来的喧嚣，人们都在家里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我打电话再次告诉亲朋好友：“记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啊！”他们都说：“记的呢，天天念。”我公公、婆婆都八十多岁了，公公难受了几天，也不重。婆婆一点也没难受，她说：“我天天都在念，我一点事没有。”

有一天，未修炼的丈夫身体出现了疼痛，没有精神。他让我和他分开吃饭，我没有那样做。我告诉他：“你放心，

都没有大法祛病健身的效果好，比什么都管用。”我走了几步，又返回来想再叮嘱一下，看见她不停的抹眼泪。我问：“姐姐为什么哭了？”她说：“不知道，这眼泪怎么也擦不干。”

有时讲真相前，对方还凶巴巴的，好象和谁吵架似的。等听完真相后，接了大法真相护身符，阴沉的脸一下子乐开了花，一个劲儿的说“谢谢”。

一次，遇到一位给我介绍保险的女士。我告诉她真相后，说：“大法就是最保险的。”她说：“我今天碰到佛了。”我说：“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你的。”

一天我买了两把鲜花，正好路过一家商店，那位女老板说：“真好看。”我说：“好看，就送给你吧。”她高兴的给亲戚讲：“这个阿姨给我的好东西太多了。”我想来想去，没有呀。噢，我经常给她讲大法的美好，送她大法资料，讲失与得的关系，送她护身符。在她看来，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就是送她最好的东西了。

我在一家品牌鞋店看好了一双鞋，回家取钱买鞋时，只顾给女老板讲真相了，也没再看看鞋，就拿回家了。第二天拿出来穿时，发现一只鞋腕大，一只鞋腕小，鞋里边的毛绒也磨平了。可能我没注意，那个老板把鞋换地方了。我就去找她，想问问情况。我去后，女老板不在，她家先生说：“你这鞋都穿成这样了，还来换？”因女老板不在，我就没有麻烦他，回家了，想等她回来再说。因没有及时去找，也就算了，穿着也舒服着呢。

一天，我从这家鞋店路过，看见店里挂了许多血旗，我就说：“流血牺牲可不好，挂这个不吉利。从小孩子就要把生命献给它，崇拜它，神能管你吗？取下来，生意才会好。”她赶快就把血旗拿下来扔了。她说：“阿姨，我以为你不理我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回答她：“怎么会呢？”回来后，我才想起来，噢，她是说那次买鞋的事呀。

组织，让把生命献给它。现在天要灭它，生命是可贵的，不能给它当替罪羊。你入过少先队吗？退出来就能保平安。”他一直听我讲完，说：“好。”高兴的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

我又给了他真相资料，让他好好看看会得福报。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坚持要给我烧水，说不喝凉水，喝开水。又说他刚做好的馒头在锅里，热着呢，要我带上。我很感动，说：“谢谢你们，都挺不容易的。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处处为别人考虑。我不能要。”他执意要我带上，我要他一定收下钱后，拿上了。

在往回走的路上看到一个村庄，有点远，同修都走不动了，不想去了。我看还有一份真相资料，就说：“我去，我们不是来救人的吗？”我走过去，把资料刚放下，还没来的及转身，就出来了一个人，迫不及待的把真相资料一取，转身进屋里了。众生好象在等着呢，知道是救命的大法来了，我感动的直想哭。真的是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而已。

我看到女交通警察在大太阳下暴晒，就关切的问：“为什么没有遮阳伞？你自己可要防护好呀。”她回答我：“阿姨你真好！”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共产党用谎言欺骗人，运动不断。现在人都被谎言迷惑着，认它当党妈。当人有难时，党妈哪里去了？而大法能帮你，有个头疼脑热，一念就好使，那真是管用。”

我问她戴过红领巾吗？是党员吗？她说是。我说：“发自内心的退出，脱离和它的关系，不跟它走了，就归神管。法轮大法是真正救人的，为人好，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明白真相，就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她让我赶紧给她做了三退。我给了她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她说：“这礼物我不仅收下，还要珍惜。”

一次，我给一位大姐讲真相，告诉她：“你锻炼、走路，

我不会被感染的。”我还拿出师父在二零二零年发表的经文《理性》念给他。

师父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地、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理性》）

丈夫听后，很放心的说：“我知道咱们都不会有事的。”结果他很快就没事了。

那几天，我们学法小组几位同修的身体也出现了不同成度的病业表现。有的同修甚至认为自己也被传染了，明真相的家人也不理解了，同修感到很困惑。由于家人都有“阳”的，他们就都在自家学法了。我就分别去找每个同修学法切磋，和同修一起认真学习师尊的新经文《理性》，使同修们在这乱世中看清乱象。同修法理明白了，正念也强了，结果身体不正确的状态很快改变了，继续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一天早晨，我的同事打来电话说：“我们全家都‘阳’了，这两天好多了。你们俩怎么样？”我丈夫说：“我反应较轻，已经好了。她（指我）啥事没有。这些天，她天天都在接触病人，哪都去，可就是没事，真是百毒不侵呀！”同事说：“我想她就不会被传染的。唉！还是法轮功厉害，服了！”

法轮大法教我们要做好人，更好的人。面对肆虐的疫情，我们大法弟子不能坐在家里和常人一样躲避，要走出去救人、抢人。体现出大法弟子无私无我、善良、慈悲的崇高境界，为末劫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在我地处于半解封状态时，同修们就抓紧时间向当地民众发放大法真相台历、疫情特刊等。由于县城内发放的同修多，农村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就发的少，而且当时又不是全解封，对乡下的情况还不了解。

我们三个同修就开上车，顺着公路往农村走。路上碰到有缘人就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避瘟疫的良方，送上真相台历及大法真相护身符，没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人就劝其三退。遇到村口有看疫情的人员，就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有时候经过他们同意，我们还可以进到村子里去讲真相。有的村路口不止一个，我们就绕过大路口进村，效果都很好。村民们见了我们送去的真相，基本都接受。

一次我们从一个路口进到一个村子里，边讲真相，边发真相资料。把整个村子做完后，在一位村民的指引下，我们从另一个路口往出走。当走到快出村口时，一个小商店门外坐了约七、八个村民，他们就象在那等着我们，我们带的真相台历、册子等都被他们要光了。

那个商店的主人诚恳的对我说：“把你们带的好东西都留给我，我给往出发，我这里天天来的人多。你们为了我们好，大老远的来，什么都不怕，我也得做点善事。”有两个村民看出我还有点犹豫是否能把剩下的几本真相册子（真相台历已经发完了）交给她时，都大声说：“你就放心把东西交给她吧，她可是我们村的大好人，绝不会有损失的。”我才把包里仅剩的几本真相册子交给了店主。

我们走出大老远时，他们还在说：“谢谢你们，以后常来呀！”看到村民们那纯朴、善良、着急得救的心，我们一次一次的被感动。是啊，这些年我们顶着压力一个村、一个村的做，一家一户的讲真相，真是没白做。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我们是很难走到今天的。我们都深感有慈悲的师父，有伟大的法，我们是多么的幸福！世人该是多么的幸运！同时也更加感到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

过了一段时间，我做梦，梦到我给警察的那本书《九评共产党》都翻掉页了。我悟到，是好多人都都在看这本书。

一天，我坐在公园看书，有人问我：“看的什么书？”我就给他念了一段师父的讲法：“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的好，过的舒服。我们炼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转法轮》）

我问他：“好不好？”他大声说：“法轮功！”他的声音太大了，惊动了公园里值班的警察。警察过来一看是我（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就说：“哎呀，法轮功锻炼身体，你管人家干啥？”转身就走了。

前些年的一天，我打车回家，年轻的女司机正在放音乐。我说：“你喜欢听音乐？我送你一个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舞姿美、服装美，天幕背景、音乐配器都很美，演出的是五千年神传文化。”她高兴的说：“我不出车了，现在就回家看。”看到众生得救的喜悦，我觉的救人真是很开心。

四、“这礼物我不仅收下，还要珍惜”

我与同修一行几人准备去山村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我们一早上出发，边走边给各家各户门上送资料。在路边挂上真相“福”字、真相小条幅，贴上真相粘贴，让山里的众生知道法轮大法的信息，大法来救你们来了。

在路上，我们带的水喝完了。我就拿着瓶子去老乡家要水。我礼貌的敲门后，男主人问：“找谁呀？”我说：“麻烦给点水喝行吗？凉水就可以。”我开始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法轮大法是救人的。电视上都是诬陷法轮功，是栽赃陷害。共产党一直搞运动，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迫害好人，天怒人怨。不让人信神信佛，人心败坏，没有道德底线。让人加入中共的

警察把我包里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里边有《九评共产党》、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福”字、三退名单、真相币。他们惊叫：“是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是救人的，你们也要记住。”其中一个警察说：“你再说，就送你进去。”其中还有一个警察我在广场给他讲过真相。警察问我：“你没拿，你为什么要给她钱呢？”我说：“师父要我们为别人考虑，她丢了钱，心里很着急。要是找到了，知道是个误会，也会还我的，我是为了安抚她呀。”他们和那两位女士谈话。警察也没有和我再谈丢钱的事。

一会儿，一个警察又问我：“你没拿她钱，为什么要给她钱？”我说：“她们不听我讲的，我和她说不清呀。”里边的办公室还坐着一个领导，那个宋警察不断的请示他。我看着他们工作职责挂牌里边有一条是“不制造冤假错案”。心里想：你们一定要兑现你们的承诺，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法轮功可是最大的冤假错案。那个领导模样的人出来时，头都没抬。宋警察对我说：“一会儿就让你回去。”他们对那两位女士说：“炼法轮功的人是不会偷钱的，都很善良。”她们连声说：“是，是，就是的。”

警察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好，装进我的包里，说把这些护身符和“福”字留下。我说：“只要你们相信大法好，我可以给你们一人送一个。”我看看桌上的《九评共产党》，说：“这个也送给你们。你要看，大家都要看，看看共产党是什么，为什么天要灭它，看后就明白了。”见他们要下班了，我就走了。走出门，我不放心，又回来了。他们要去吃饭，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再叮嘱一下：不要再参与这个事了（迫害大法弟子）。”

出来后，我没有先回家，直接去了刚才遇到的那个想借她钱的同事家，我告诉她：“我回来了，炼法轮功都是堂堂正正的。大法是被诬陷的，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

《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

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师父在明慧网和海外媒体上发表了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首次向全世界众生揭示了宇宙与人类的天机。我们小组的同修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要把师父写给世人的两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带上，用自封袋装好，给世人讲明真相后呈现给世人，并嘱咐他们：“一定要用心看。传给亲朋好友都看看，你也是在做善事，在救人，在积福德。一定要把经文保存好。”他们都答应说：“好！好！放心吧。”

前几天，我与A同修到一个公园的路边给干活的工人讲真相、劝三退。七、八个工人只有一个人没做三退，其他几个人早就三退了。其中有一个人是小工头，听明白真相后，他就帮着我们劝其他人，他们每个人都要了精美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当我们把师尊的两篇新经文呈现给他们时，他们很接受，让我们把装有师父经文、真相U盘、真相册子的袋子放到他们车上，等他们休息的时候看。我们一再强调：“装有经文的袋子不要随便放，一定要珍惜。”当我们要走时，小工头说想要看真相光盘，我们没带，答应第二天来给他们送。

第二天，我与A同修带上几种真相光盘去了。见了面，他们都挺高兴。小工头说：“昨天我们大家都把你们给的东西看了，就是U盘没看完，以后慢慢看，内容真好。特别是我们今天去某某地检修，我让他们都好好的学习学习新经文。他们戴上你们给的大法护身符去检修了，今天他们干的活可有危险呢！”我们说：“你做的真好！”他们让我们把带来的光盘还放到那个车上去，并说：“你们看看昨天你们给的东西还好好的放在袋子里，我们不会乱放的。”果然我看到我们送的东西还放在驾驶室的台面上，我把真相光盘放到了那个袋子里。我们要走了，他们一个劲的说：“谢谢

你们啊，谢谢你们！”看到众生的此种表现，我们发自内心的为他们得救而高兴，这都是师父的无量慈悲啊！

七级大风也挡不住我出去救人

今年三月的一天，天气特别冷，而且还刮着大风。和我一起出去配合讲真相的同修有事不去了，我想救人不能停，现在是在抢人，救一个是一个。早上吃过早饭，我就穿着羽绒大衣出去了。风特别大，听家人说是七级大风，在我们这里是极少有的。整个县城是昏暗的，风沙漫天。

路两旁的房屋被风刮的“当当”作响，好象随时就有东西掉下来，街上的人很少。我边发着正念，边寻找有缘人。当我走到一家药铺前时，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大姐和我走了个对面。她被风刮的趑趄趑趄的，我急忙上前拉住了她，问：“大姐，这天气你怎么还出来呀？”她说：“我是从乡下来县城闺女家住几天的。吃完饭想出来逛逛，没想到今天会刮这么大的风。”我说：“家远吗？我送你回去吧。”她说：“不远，就这儿（她指着旁边的楼）。我没敢走远，刚出来。”

我拉着她的胳膊，问：“大姐，咱们这是缘份呢。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她说：“听说过，我们村前几年还有人炼过呢。”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二十多年前，就有一亿人在炼法轮功。江泽民见炼的人太多了，比共产党员的人数还多，出于妒嫉，就蒙骗群众说法轮功是‘×教’。还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见她不反感，就把“天安门自焚”伪案里的一些疑点列举出来，她听明白了。她说：“我看你就是好人。”我说：“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送给她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并教她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我又问她：“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不知道。”我告诉她：“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看看这瘟疫闹的多凶险。

几天后，她在法院工作的同学来看她。不长时间，果真判她监外执行，她就回家了。

三、明真相的警察也要摆放好位置

一次，我遇到两位女士，她们大老远的就打招呼。其中一位说：“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呀！”我正好在她旁边，就顺手摸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你穿的也很得体呀。”她高兴的说：“真的吗？”我见她们要走了，讲真相已经来不及了，就急忙从包里拿出一个“福”字来，说：“我送你一个‘福’字吧，一看你就是有福之人。”她说：“这个我就不要了，要是保管不好就犯错误了。”见她俩走了，我就进超市买东西去了。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还没出超市，这两位女士又返回来了，对我说：“你的手好快呀！”我莫名其妙。她又说：“我的钱丢了，是你干的！”我说：“这不可能，你别着急，好好找找。”她边说边要送我去派出所。

我想，或许前世我和她有什么因缘关系，亏欠过她。既然她认定是我干的，是多少钱，我还她好了。就问她：“丢了多少钱？”她说：“四百多。”这时遇到一位单位的同事，我顾不上什么面子了，向她借钱。她翻翻包，对我说：“没带多少钱。”我对两位女士说：“我回去给你取。”她俩不干，坚持要打110。我想：她们俩会不会是邪恶的眼线？既然如此，就得放下这个心，什么心都不要有。

一辆警车开过来，停在我们跟前，下来六、七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说：“好象在哪儿见过你？”我说：“你是宋警官吧？”他在“清零行动”中去过我家。两位女士反复强调我偷了她四百多元钱。她们说完了，我就解释了一下，我说：“我不会拿她的钱，别人给我钱都不要。”他们叫我们一起上车后，就把我们带到派出所。

人知道是你帮助了她。”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是炼法轮功的就行了。”

二、明真相 得福报

我给一位卖苹果的老板讲真相，夫妇俩都认可，并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们一些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让他们用真、善、忍三个字去待人接物，生意会越来越好。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给他送一些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转法轮》他都看了。今年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一发表，我就给他们送去了。

老板告诉我：“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十天左右就卖一车苹果。”他还掏出大法真相护身符让我看，有好几个，他说把家人的护身符都装在他兜里了。我乐了，说：“一个就管用了。”他老婆问我：“女儿学习一般，怎么能提高成绩？”我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记住一定要诚心念。”她说记住了。今年高考成绩下来后，她高兴的告诉我，她女儿的成绩过了一本分数线。

多年前，我给单位的一位同事讲过真相。一次，他晕过去六、七个小时。醒过来后，他对妻子说：“是护身符救了我。”他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他，说他要去看《转法轮》。

还有一位同事摔伤了，我送他《九评共产党》看。他一口气看了三遍，问我：“能不能让我再看一遍？”我说：“送给你了。”他高兴的笑了。时间不长，他的摔伤很快就好了，丢掉了拐杖。他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

在看守所时，我给一个在押人员讲真相后，她的头疼病好了，晚上不用头上套着毛衣睡觉了。她觉的大法太神奇了，要我出去后，去给她妈妈和弟弟讲真相，他们在某厂门口开了一个商店，要我一定去救他们。她告诉我说，她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希望能判她监外执行。

因为中共自从建政以来就是搞运动，三反、五反、镇反、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一九九九年又开始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罪恶滔天，老天要灭它了。我们在加入它的组织时，曾经发誓要把生命都献给它，在天灭中共时，我们要不把这个毒誓抹掉，就给它当垫背的了。你从心里同意退出就行了，用真名、化名、小名都可以，神看人心。”她说：“我就戴过红领巾，给我退了吧。”她小心翼翼的把护身符装进了上衣兜里。分手时，她一再说：“你真好，今天碰到你我真高兴。”

我又继续往前走，走到县最中心位置的十字街就停住了，我觉的这里平时人过往最多，在这里等一下。我刚刚在路旁站下，就见一位四、五十岁农民模样的男人走到我跟前，问：“大姐，你知道汽车站在哪吗？”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给我送过来的有缘人，让我救他。为了能让他多听些真相，我决定陪他一起去车站。我愉快的说：“跟我走吧，还有一段路呢。”他说：“那太谢谢你了。”

我们边走边聊。他说自己是出门打工回来的，这县城好多年没过来了，变的哪也找不到了。现在是要回乡下老家，家里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爹了。我跟他：“你看今天天气多差，街上都没几个人。你碰到我，真是咱们有缘呢！大姐送给你一样宝贵的好东西吧。”他说：“什么好东西？”我递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并告诉他这是保平安的。他高兴的接了过去，念着上面的话。接着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非常爱听，我又给他做了三退。

大风把我们吹的一路小跑，想慢走都不行，他一个男人都站不稳。当快到车站时，他突然问我：“大姐，我老爹可是个老党员，你能不能给他也退了呀？”我说：“这得他本人同意才行。”他说：“我们离这远，再见你挺难的。你就给他退了吧，我爹肯定同意。他早就看不惯共产党了，经

常跟我骂共产党不是好东西，尽骗人，祸害老百姓。我敢百分之百的保证他同意。”我说：“好吧，你回去一定要把我今天给你讲的真相告诉他，让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老爹的真名，一再恳求我给他老爹把中国邪党党员退了。我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他又给他老爹要了一张护身符，心满意足的走进了车站。他边走边说：“大姐，这么冷的天你还送我到车站，你太好了，我太谢谢你了，谢谢大法师父！有机会来我家，我给你做好吃的。”他双手合十，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倍感师尊的无量慈悲！

我顶着大北风往家走，往前走几步，背着走几步。到家前，又给两个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回到家已经中午了，虽然身上很冷，但我心里暖融融的。丈夫看到我冻的红红的脸，说：“今天白跑了吧？这天气街上哪有人呀？看看你冻成啥了，快到暖气这来。”我说：“你可没猜对，我还真没白跑。”于是我给他讲了今天出去的救人经过，他听了也很高兴。

退休派出所所长听真相、三退

今年六月份的一天，我与B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我们骑着电动车，顺着公路往县城南边走。碰到人，我们就下车讲真相。当我们走到一个楼区的旁边时，有两个人在路边等车，我和B同修同时停下了车子。

B同修去给一位年轻女士讲，我走到另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跟前。他在看手机，我热情的跟他打招呼：“老大哥，等车呢？去哪呀？”他放下手机说：“回乡下老家看看老人去。”我直截了当的问：“你有大法护身符吗？我送你一个吧。”他一下就变了脸，冷冷的说：“那有啥用啊？我啥都不信，就信自己。”我说：“你是无神论吧？不相信有神、佛吗？”他说：“对，哪有神啊？你见过吗？”我就给他讲了毛魔头“8341”部队的事，他听了，没吱声，但他看我的眼神不那么冷了。

一、“必须让她家人知道，是你帮助了她”

在大街上的一个十字路口转盘，我看到一位老太太站在那里，无视来来往往的车辆。我担心老人被拐弯的车辆撞了，就过去拉着她往路边走。我告诉她：“站在那儿很危险。”问她要做什么？她说：“儿子在县医院上班，退休了。现在得糖尿病了，住院。我想去看儿子，找不到路了。”我问她：“你家住哪儿？”她好象也想不起来了。我说：“那我带你去找儿子。”我们一边走，我一边给老人讲真相。

到了医院，我对门卫保安讲了老人的情况和她儿子的名字。门卫说：“现在这社会要做好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接过话说：“是啊，就象炼法轮功做好人，还要受迫害。”他说：“现在疫情很严重，我不敢让你进去，都要做核酸检测的。”他打了电话，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我不需要做核酸了，就带我往里走。

我说：“你是好人呀，真让人感动。”他说：“不是我感动你，是你在感动我。看你这样，还在帮助别人。”是呀，我摔伤后腿脚不灵便，在别人看来走路困难，很吃力。可我是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看着疫情肆虐，我不忍心让更多的众生被淘汰啊。我就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大法师父要我们与人为善，帮助别人。”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的组织。

他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用多台电脑一起帮助查询老太太的儿子。一会儿来了一位护士，说是老太太的孙女。我带她去奶奶那儿，边走边给她讲了大法真相，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她很感动，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我要走了，她说：“奶奶，你别走，留下你的电话，要我姑姑买礼品去谢你。”我说：“不用了。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并诚心敬念就行了。”

我路过门卫时，那位保安说：“你不能走，必须让她家

众生的觉醒让我感动

文：陕西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我今年六十八岁，二零零八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前，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太糟糕，不得不提前退休。修炼后，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身体的各种疾病痊愈，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我获得新生。我模糊的视力看法轮大法书后，变的越来越清亮了。那时候，我总是泪水涟涟，对师父的感恩溢于言表。

我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被关洗脑班迫害，邪恶的种种迫害手段动摇不了我对法轮大法的正信。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就要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讲真相，救众生。我遇见身边的人，总是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他们分享，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大法的救度。我没有多少文化，讲真相中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觉的救人真是很开心。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遇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讲现在道德下滑，社会腐败，天灾人祸不断，是上天在淘汰人。我们中国叫神州大地，然而中共却不让人信神。人有难的时候，神会救人，人不信神了，自然得不到神的保护。我讲信仰是自由的，只有中共不让信仰自由，还要人把命献给它。真心的发一念，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让曾经发过的毒誓作废，就能平平安安。听我这样讲，人们很快就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

每当人们说“谢谢”时，我就说：“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你们的，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有一个人说：“共产党太坏了，就会人整人，搞运动。”我说：“这就是真相，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以前给我儿子的光盘我们都看了。”

下面讲讲我讲真相中的一些小故事，与同修分享。

我又问他：“你说这大自然是怎么形成的呢？春夏秋冬，江河湖海，万事万物，太阳系中的九大行星是谁让它那样有规律的在运转着？反正不是咱们人吧？那肯定是有比咱们人类更高级、更有智慧的生命做的吧？我们就叫他觉者或者叫神。还有空气、电波、手机信号吧，但是咱们肉眼能看到吗？你看不到的东西，不能说不存在吧？”他笑了，说：“你说的挺有意思，你这法轮功还知道的不少。”我说：“大哥，我看你是个当过领导的，在哪个单位退休的？”他说：“我要是告诉你我是干什么的，你就不敢跟我讲了。”我说：“反正我今天也说了不少了，我看你挺善良的。”

他说他原来在某某乡当派出所所长，那几年正是迫害法轮功最厉害的时候。我说：“那你肯定也参与了吧？”他说：“炼法轮功的那些人都不是坏人，我只是布置人看管过他们。后来我又到别的乡当了所长，最后在公安局退了休。”接着我又给他详细的讲了大法真相，并劝他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他说：“这么多年，你们的人跟我说的多的去了，我都没退。”这时，公交车来了，我连忙给他起了个化名，让他退出，他同意了。他跟我要了大法护身符，匆匆上了车。他冲我摆摆手，笑呵呵的说：“再见，谢谢！谢谢你！”

那天我和B同修一上午给二十多人讲明了真相，劝退了十五、六个人。

这些年，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我有了很大的突破，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都能平和理智的对待。其中也有被人举报的时候，也有人要用手机给我拍照的，但我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平稳的走了过来。

回顾我风风雨雨走过的二十多年的证实法修炼之路，对照师尊的讲法，我感到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修好，离师尊的要求差距很大。我决心抓紧时间，珍惜分分秒秒，学好法，向内找，放下自我，多救人，在救人的路上不懈怠！

从怒不可遏到慈悲救人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一九九七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成为了一名在真、善、忍中修炼的大法弟子。在中共邪党发动的对法轮大法这场旷日持久、集古今邪恶之大全的残酷迫害中，如何顶着被迫害的重压，助师救度众生，同时修出无私无我的正念，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艰难升华的过程。

借这次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之际，我把自己这些年与那些参与迫害我和家人同修的警察打交道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在派出所怒吼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由于我和妻子都坚定修炼，很快成为当地派出所、办事处、社区等单位的迫害对像。我被迫失去了国营企业的工作，妻子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警察经常来抄家，迫害的理由完全是抹黑造谣。当时孩子还不到三岁，家里老人生活在恐惧中。所以我一看见那些狐假虎威、蛮横无理的警察就非常愤怒，常常与他们发生争执。但自己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平时还能借助大法的力量，尽力克制自己不善的思想念头。

但有一天，我还是情绪失控了。我妻子和另一位同修被同时绑架到派出所，我得到消息去看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被迫绝食抗议三天了。她们瘦小的身躯蜷缩着，躺在笼子里一张脏兮兮的长条椅子上一动不动，头发散乱的垂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哪能受的了这个，一下子就

做了很好的梦，梦中感觉这次检察官真的明白真相，得救了，这件事要结束了。我真的为两位同修高兴，她们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师父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

我们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与警察、检察官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绝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我们头脑中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只把接触的人当成是让他们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他们也真的清醒了，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选择了善待大法弟子，撤诉了，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保护，感恩师尊！弟子们会继续走好、走正大法修炼的路。

没想到，下午在我下班之前，乙同修又赶来给我道歉，说是没为我着想，没考虑我是否有学法时间，这真相信暂时不急，就着我的时间弄。我很感动：多好的同修呀。同修当年修炼时间还很短时，就有正念参与诉江，控告恶首。这次运用法律反迫害，说控告就控告，配合度很高。

写到这，我才明白，甲、乙同修为我提供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呀，可是因为我没有守住心性，没有扩大心的容量去包容她们，相反还起了抱怨心。这抱怨心就是私心，就是只为自己考虑，没为别人考虑，没有善心，这就是恶。我一定要修去它。今后也得警觉这颗心。

虽然甲、乙同修没有再催促我，可毕竟单位这段时间工作繁忙，真的留给我个人的时间太短了，我也不敢想休息的事。没想到，单位突然安排我休息一天，我很惊喜，也很意外。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师父的看护，谢谢师父！

休息这天，我静心学法后，就上明慧网去搜寻资料。因为以往邮寄的资料都是侧重从法律角度讲真相，这次我决定要从别的角度讲真相，破除检察官头脑中被无神论、进化论毒害的因素，启发他们的善念，真正的唤醒他们。我搜寻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封劝善信，我又进行加工整理。想到甲、乙两位同修建议加的翻墙网址，我也给加上去了。排版、整理、打印完成后，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过了两天，甲、乙两位同修如约而至。她们拿着真相信就去了检察院，想当面送给检察官。但没碰上，就让门卫给转交。

二十多天后，甲、乙同修告诉我，检察官叫她们去领取《不予起诉书、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并告知她们，将该通知书送到公安分局盖章，即可生效。这场历时一年多的非法起诉及撤销起诉案，到此结束。

两同修说，上次送真相信给检察院后的当晚，两人都

爆发了。我冲到院子里，截住那个负责此案的派出所教导员，指着他的鼻子愤怒的斥骂：“你干的什么事？！她们干什么了你们这样对她？你要把人给整死了，我跟你没完。你信不信我立刻背着她的遗体去北京……”

当时楼上楼下跑出来很多警察，都吃惊的看着院子里的我们。那个教导员看我怒不可遏的样子，害怕被打，惊恐的做着躲避的动作，十分狼狈。负责我们小区的老片警冲过来，吹胡子瞪眼的威胁我：“闹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是炼法轮功的。再闹，把你也抓起来！”我立刻伸出双手让他铐我，他愣住了。

后来还是一位认识我的副所长出来解了围，他安慰我说：“正在紧急想办法。派出所也得听上面的，这个政策就是这样的，你让我们怎么办？”他让我到屋里冷静冷静，商量商量怎么解决问题。这样才没有把事情闹大。

事后我反思自己，这样常人化的冲动是出于情，把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不是理智、智慧的反迫害，更不是慈悲。尽管对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不应该是成熟的大法弟子所为，尤其在世人面前失去了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善良的形像，很不应该。

二、看到不法警察可怜可悲的一面

随着深入学法和实修的提高，我渐渐认识到，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在人的理中看问题，把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一概视为中共犯罪团伙份子，这是不对的。谁要随着中共的污蔑之词说一句法轮大法不好，我都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一看到迫害者上门，我就会想起无计其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被活摘器官、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悲惨事实，写文章用词也都是“恶警”、“邪

恶之徒”、“恶人”等用法，同情、怜悯、慈悲都用不到他们头上，很难对他们体现出同情、怜悯和善意。

后来随着心性的提高，我渐渐扩大了自己心的容量，也通过一些事例，看到了这些参与迫害者的可怜可悲之处，开始能够从大法弟子救人的角度看待他们面临的实际处境。

有一次，辖区片警突然又带着一帮小警察来到我家，他一进门就非常气愤的大声嚷嚷：“哪里有神？哪里有神？没看见神，但是看见鬼了！”我看他的样子好笑，就问他怎么回事？为什么又跑我家来骚扰？他瞪着眼睛问我：“什么时候把户口迁来的？为什么迁过来？”原来我妻子的户口一直在我岳父家，那边的派出所动了心眼，悄悄帮着我岳父把我妻子和孩子的户口迁到了我们现在的住处，等于把监控责任推到了这边的派出所，但故意没通知这边的片警。这个片警遭到了“610”头目一顿斥骂，他颜面尽失，气的大骂有鬼，这是他们自己相互挖坑和倾轧。

这件事也让我注意到，这个片警虽然咋呼，但对大法弟子还不是特别邪恶。他年纪虽大，但人比较老实，在派出所很受气。如果抓住适当机会，好好给他讲讲真相，他是应该能够听进去的，但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想起来。

又有一次，我被几个便衣警察从单位绑架了，说是有人举报了我，要问我一些情况。当时我身上带着一个U盘，里面是各种真相资料和我搜集的真相素材。他们以为捡了便宜，非法关押了我五天。最后没找到迫害借口，以“监视居住”的名义让我回家了。我出来后，就去北京参加一个工作，他们半年找不见我。据说他们局长大发雷霆，骂他们失职，要追究责任给处分。我过年回家，被他们堵住了，把我关到笼子里，几个警察对我暴跳如雷。

当时海外曝光了他们的身份信息，尤其一个头目不断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电话，他既害怕又烦躁，上级还

因为受到公安局的压力，不给邮寄了。我就建议甲、乙两位同修换个邮局再寄。

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检察院也没动静。三个月后，检察院打电话给甲、乙两位同修的家属施压。甲同修的两家家属在诱骗和高压下，签了《取保候审书》。我们讨论后，知道检察院想将迫害的法律程序走下去，我们必须将这件事终止在检察院。我们再次向起诉科科长寄去了《不予起诉书》，同时将《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寄给公安分局的两个领导和负责此案的检察官。

第二天，甲、乙两人接到检察官的电话，要求她们去一趟。检察官和助理接待了她们，看见《取保候审书》上签有甲同修两位家人的名字，检察官和助理要求乙同修签字。乙同修对检察官们讲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合法，公务员终身追责等等。最后她说：“这个字不能签。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你让我签字，这在将来就是你迫害佛法的证据，对你不好。”检察官就没再勉强她签字。

在这期间，甲、乙两位同修加大学法力度，高密度发正念，同时向内找，去除执著心，用法真、善、忍的法理归正自己。

转眼，又过去了四、五个月，我跟甲、乙两位同修说：“这件事还没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讲真相。”我让她们过几天来拿真相信去邮寄。因那段时间我单位工作很忙，下班又很晚，而整理真相信必须头脑冷静、清醒，怀着慈悲、善念才能做好。如果学法跟不上，是做不好的。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乙同修就来了，她要求我第三天必须完成真相信。我嘴上说：“再等两天吧。”心里就起了抱怨：“怎么我不叫你们寄真相信时，几个月也不慌不急。这一说要弄，就十万火急。我这学法时间都紧张，哪有时间立刻弄呀。”既然这样，我也只好准备晚上回家去弄。

就是师父借他人之口在点化我们，不然挂号信的邮资花了，信还没寄出去。咋办呢？本来我的手机因安全问题没装任何社媒软件，我也从来不用手机网络查资料。现在没有办法了，我取出手机，装上电池，示意同修再别讲话了。我打电话查询检察院的号码，得到一个号码写了给同修，叫她们再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给检察院，或是直接去检察院打听一下。之后我们三人就分别回家了。

回家后，我又去登录公义论坛，看到《刑事控告书》除了给检察院的控申科之外，还要抄送给公安局、纪检、监察局等单位。我又犯难了，以前这些信息可以在我单位的电脑上查，现在单位电脑出故障了，看来只能用自己的实名制电话查了。我想我的手机虽然是个智能机，但很多软件，如微信、支付宝、抖音等我都卸载了，只有日历、地图、浏览器等必要的软件。我想这部手机也是为法而来的，我正用它，是为了讲真相救人，没事。我的心稳定下来了，开始用手机上网，很快查到了公安局、公安分局、纪检、监察局等相关负责人的姓名和工作地址。我把每个信息归类写好，什么人，什么地址，什么邮编，一一抄写好。先前检察院官网的所有领导和检察官已经用电脑（前些时单位电脑还可以查）查出来了。

过了两天，甲、乙同修又来了。她们说直接去找门卫打听，知道了控申科和起诉科两位科长的姓，我一听，正是我查的两个人（当时还纳闷，别的领导都有职务，怎么这两人只说是领导，没有标注职务），检察院正好没有同姓的人，我们三人都很高兴。我把《不予起诉书》和《刑事控告书》、真相信都给了她们，让她们去邮寄。

过了半个月，我想起《刑事控告书》有不规范的地方，我们又再次把它完善了，完全合乎法律规范。把该按的手印按上，身份证复印件都带上，再去邮寄。没想到，邮局

生他的气。他表现出大祸临头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可怜。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表情的警察，不由的对她生出几分怜悯。我劝他：“快找份别的工作调走吧，别再干这种注定没好结果的工作了。”他说：“我能调哪去？我没后台。”我就顺势劝他退党，没想到他立刻说：“退吧！”

有资料显示，在中共体制下，特别在迫害法轮功中，越来越多的警察患有抑郁症、躁狂、精神分裂等心理疾病，身心都不健康，每年都有很多人自杀。一般警察越老实忠厚，越是成为方方面面的受气包，身心俱伤，日子并不好过。

我工作单位一位副总的儿子也是警察，一次吃年夜饭的时候，把他继母给打了，肋骨都给踢折了三根。起因是他给他父亲搞到了一张免费体检券，继母说自己最近感觉乳腺有问题，也想体检，可惜没体检券享受。这个警察闻言大怒，竟然推倒桌子，跟他继母打到了一起，还疯了一样把人打坏了。副总气的大骂，说：“干警察都干出精神病了，对后妈也逞凶，简直就是个牲口！”

这一切真真切切的让我体会到了“在中共暴政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这一事实，包括这些参与迫害我们的警察，根本就被利用的炮灰和替罪羊，同时也是被奴役和被压榨的对像。但这些人又因为是所谓体制中的人，甘愿被蒙在鼓里，有人还为了一点名利自我欺骗，向中共邪党献忠诚，最终必然落个悲惨结局，真是可悲可怜。

三、给上门的迫害者讲真相

我家楼下住着一个在市公安局工作的警察。他住的是岳父的房子，他岳父母都是从国企退休的政工干部。一家人都紧跟中共，还时不时对大法弟子出言不逊。我们给邻居们讲真相，就他一家人翻脸，还威胁要报警。我感觉这一家人油盐不进，是那种装睡叫不醒的人。

有一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在屋里只听楼顶一声巨响，原来是这个胖子警察把楼顶架空的水泥瓦踩崩了。他岳父让他到楼顶修理太阳能板，他恐高不敢走边缘，把中间的楼瓦给踩裂了。只见他在烈日下满头满身的往下滴着汗水，却怎么也拧不上太阳能管子的螺丝帽，换几截管子都不行。我说：“你把螺帽装反了。”他还是弄不成，用求助的眼光可怜巴巴的看着我。我不忍心，只好跳上去，从他手中接过工具帮他装好了，又把其它地方也都帮他修理好了。最后他感激的说话都结巴了，说了好多讨好的话才下楼回家。我让他赶紧回家去冲个澡，换换湿透的衣服。

从那以后，他一家人老远看见我就打招呼，对我妻子的态度也大转弯。这让我再次感悟到，这些警察无论是被中共用恐惧威胁，名利诱惑，还是用谎言蒙蔽，大多数还是能救的，只要我们生出强大的救人之心，具有足够的理智、慈悲和智慧。

这年冬天，辖区的片警换人了。新片警带着一个领导模样的警察来敲门，我决心抓住机会，好好给他们讲讲真相，就开门让他们进来了。因为是初次抱着救人之心给他们讲真相，所以只是有了愿望，心里还是不稳，过程中还是有很多想极力说服他们、跟他们辩理的想法。讲的时候，不免过多的自说自话，没能做到针对他们的执著和心中的症结去讲。过后总结，不免感到有很多遗憾。

那天我从法轮功在中国一直合法、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有人炼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是千古奇冤等等讲起，遇到对方反驳的时候，就用更多的真相解释清楚。我发现自己越讲越松弛，对方也没有激烈的反驳，反而聊天一样不时的插话。尤其在谈到被整治的落马官员大都是积极迫害法轮功的打手时，那个领导模样的人还补充了一些本地官场腐败的具体事实，好象对中共官场的腐败黑暗也很深恶痛绝的样子。

让他们了解这场迫害的真相，让他们知道大法的美好，同时他们还得知道三退，才能真正把他们救了。

交流沟通了几天后，再次见面，乙同修还是顾虑重重，心里受迫害的阴影很重，甲同修着急也没办法。我建议两位同修回家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因为我自己状态不好时看录像，感觉师父给我清理了很多另外空间的不好物质，真的是师父的法指引着我们走正修炼路。同时，我也向内找：为什么我觉的挺好的内容，同修却不认可呢？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这封信真有不妥的地方吗？我是否有证实自己的心？在坚持自我？我反复查找，这信是参考明慧网上的劝善信书写的，没啥问题。写信的目地不是为我们自己，就是为了检察官能明白真相，分清善恶，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想这也可能是去我的急躁心，我告诉自己，要耐心等待乙同修转变思维。虽然表面是甲、乙同修的事，但我参与进来了，三个人就是一个小整体，必须协调一致，形成整体，才能做好这件事。

再见面时，乙同修终于同意去邮寄法律文书和真相信，还说很后悔不该拖这么长时间。她多次看了《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后，哭了，觉的自己没做好。这时，距离我完成法律文书和真相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我下班后陪她们去邮局邮寄。我们正讨论《不予起诉书》和《刑事控告书》应该分别寄到不同的科室，一个是起诉科，一个是控申科，因为不知道姓名，我们就说直接写“某某科科长”。这时工作台后的邮局工作人员突然说：“你们这样不行，最起码要写上姓什么，比如说张科长、李科长。如果只写科长，就没有任何人会接收这封信，会被打回来。上次有个人的信就被打回来了。”我们谢过工作人员。

出了邮局门，我们都意识到没有偶然的事，这很可能

楼房都弄成一个样子了，又新建了立交桥，地理面貌大变样。而且为了安全，我们相互不知道手机号码。我来回走了二十多分钟，仔细分辨，差不多能锁定楼栋，但却不知是哪个单元。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弟子愚钝，请师父给弟子点提示吧。”突然，有一个单元的感应灯亮了，我一看，也没有人出入，这肯定是师父给我的提示。我进了这个单元，到达甲同修的楼层，果然看到门口贴有真相福字。

我敲门进去后，甲同修给我看了检察院下达的非法起诉书。原来去年甲、乙两位同修被监控摄像头拍到（后来知道这是表因，真实原因是在两个人闹了矛盾之后，没有及时归正自己，被邪恶钻了空子，被迫害），后被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几十天。甲、乙两位同修一直抵制邪恶的迫害，零口供，再加上两人的儿女每天找派出所交涉，两位同修顺利的回到了家中。现在去年涉案派出所将她们非法起诉到了检察院，面临法律程序。

我们合计后，决定给检察院邮寄《不予起诉书》和《刑事控告书》。同时，甲、乙两位同修去找检察官和涉案警察讲真相。由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要核酸检测证明，两位同修每见一次检察官都很不容易。有时没见上，只好下次再去。她们去派出所，给参与迫害的警察顺利讲了真相。

我上公义论坛查找相关法律文书模板，再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很快完成了《不予起诉书》和《刑事控告书》。我以为很快就能邮寄走，没想到甲同修说乙同修有顾虑，说这真相信不能邮寄给检察官。真相信里面只能讲法轮功的美好和法律上面的合法性，不应该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怕检察官不接受，引起负面思维。

我和甲、乙两位同修耐心的沟通：我们做这件事不光是为了制止迫害，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接触检察官、警察等，

片警临走的时候，对着我家人拿出的真相贴纸拍了照，说：“去查一查，看一看，过去真不知道这些。”我说：“你们往后千万不要再执法犯法。善待好人，就是善待自己。”他们说：“谢谢。”

这次让我从上门警察的实际表现看到了他们听真相时候的真实反映，他们不都是永远戴着假面具、油盐不进的人，也不都是完全失去独立思考的、彻底投向中共邪党怀抱的人。而且随着正法进程和真相的传播，他们也都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四、真正生出慈悲心，就会产生强大无比的能量

一天我妻子在讲真相时，遇到了便衣警察，被绑架到了一个不熟悉的派出所。我接到办案警察的电话后赶到派出所，看到了几乎和十多年前那次一模一样的情景：妻子已经绝食了两天，躺在笼子里的地铺上一动不动，喘息都很费力的样子。我要求他们立即放人，办案警察说：“我们做不了主，这事分局说了算。她因为有前科，这次恐怕得刑拘。”

我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发出了强大的一念：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到派出所讲真相救人。一定要用慈悲心、善念，绝不能再生出人心、不善的心，或者把自己单纯当成受迫害者。要放下过度自我保护的心，用无私无我的正念，坦坦荡荡去讲清真相。碰到任何情况，都不触动对方的负面因素，找到和抓住他们的一念之善，加持他们。我有了这样的想法，怕心就不见了，甚至紧张的情绪也消失无踪了。

一进门，这个派出所教导员就问我是否也修炼法轮功。我坐下来，尽量放慢语气，很诚恳的反问他：“如果让你们在真、善、忍和坑蒙拐骗、黄赌毒之间选，你们会选哪一个啊？”旁边的一个警察说：“那你就是炼呗！”屋里的几个

警察都笑了。我说：“不是我说你们，你们派出所二十多年接触过多少炼法轮功的学员？他们是不是好人，你们心里都有一笔账的，这都不用我说，对吧？”

我要他们做点好事，赶紧想想办法把人放了，我们全家感谢你们，你们也都积点功德，子孙后代都会受益的，否则对谁有好处？对谁都不好。教导员并不反驳我的话，做出很为难的样子说：“分局盯着呢，能从轻处理我们肯定不加重处理。”我说：“你这么说，看的出来你是个善良的人。”我劝他好好看看搜上来的那些真相传单、小册子，看看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这场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镇压运动，完全是针对道德高尚的善良好人，太荒唐了。从天理到人的理都说不过去，是违宪违法的。

听我当着满屋的警察说这些，教导员抛出了一个自认为尖锐的问题，他说：“你说在家孝敬父母，在单位任劳任怨干活，在社会以德报怨、吃亏让人，我也挺佩服的。可是你们反党啊！”他变了脸色，同时提高了声音：“这共产党的天下，你们反党，党岂能容你们？共产党管理天下，反党是不是干扰社会秩序？是不是扰乱社会治安？这还不该镇压？你怎么看这个事？”我首先想到他这是想用这样的问题唬住我，但转念我又想，这也是他不明白的问题，是支撑他参与迫害、自我安慰的理由，我必须善意的给他解释清楚。

我消除了自己的争斗之心，只是看着他笑。等他脸上的黑气消失了，我就跟他讲：“其实你自己想想，就会看到一个事实，你的问题不成立。”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屋里的其他人也都静下来听。我说：“你想啊，这场镇压运动是如何发起的？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在做好人，江泽民非要用‘文革’扣帽子、打棍子那一套，靠着造谣抹黑迫害法轮功学员。编造什么‘天安门自焚’、‘不让吃药’、‘死

了诬告同修的恶行，当“六一零”人员逼他姐写“保证”时，他义正词严的说：“写什么保证啊？！”弟媳以前打工一个月只挣三千元钱，还累的够呛。后来夫妻俩在医院当护工，护理的老太太家里特别有钱。老太太出院后，把他们夫妻俩带到一线城市高薪雇用。

这么多年来，我们参与营救的同修有几十位，在此不再赘述。

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

同修配合运用法律反迫害 检察院撤诉

文：湖北大法弟子 海伦

【明慧网】一天，甲、乙两位同修到我工作单位来找我，说她们被派出所构陷后，现在接到检察院的非法起诉通知书。我心里一惊：这两位同修修炼法轮大法时间都不是很长，一位修炼了十一年，另一位才九年，这是她们第一次碰到这种被迫害的事情，不象我们一九九九年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可以说是已经久经风雨了。

她们说，一开始接到通知书时，简直被吓的出了一身冷汗。后来镇定下来：自己修炼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是合法的，这是中共邪党的无理迫害，不能怕。我说：“这就是旧势力捣鬼，目的是既迫害大法弟子，毁掉修炼者，又迫害警察，让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不能被大法救度从而被毁掉。”因为在工作单位不便多说，我约定晚上去甲同修家。

晚上，我去了甲同修家。下了公交车，往前走了几分钟，我就傻眼了，不认路了。因为我家搬到很偏远的地方后，我有好几年没有去甲同修家了。现在老旧城区大改造，

抽空能照顾她。”我和F同修的弟媳约定，F同修出狱的当天早上，我们在监狱外大门口相见。我真为这个生命有善念而高兴，她从不管、不接，到主动接纳。她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我又去找A同修沟通。A同修说：“正等你来呢，我们这边已定好了去一台车，能坐七、八位同修，我们发正念。”我说：“都是师父早就安排好了，咱们有共识啊，太好了。”我悟到，这是师父让我们整体配合，整体提高。

到了F同修出狱的那一天，一大早天气晴朗，我们同修各自驱车出发，顺利的到达了监狱。上午十点多钟，F同修家人的车开进监狱院里，把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F同修顺利接到了家人车上。那一刻，我们都激动的无以言表。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又一位大法弟子自由了。

在往回走的时候，一路上F同修家人的车在最前面，“六一零”的车在家人的车后面，两辆同修的车紧随其后。我们互相配合的很默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成功顺利的把F同修护送到她弟媳家。

F同修需要在法上身心调整，我给她送去一本《转法轮》和师父的几本各地讲法。我又买了一百五十多元钱的青菜送给F同修的弟媳。她把一千元钱还给了我，说她姐告诉她，花我们同修钱，对她不好，让她还给我。

F同修信师信法，通过学法、炼功，身体很快得到康复，肚子里的大、小瘤子不翼而飞。后来，她浮肿的双腿消了，精神状态改善了，人也长胖了，能打工挣钱了，衣食无忧了。F同修很快汇入到了正法洪流之中，做着三件事，救人。在F同修的身上，再一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伟大、神奇、超常。

当时，F同修的其他家人都以为她活不了了，当再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使她身体发生的变化，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善待大法弟子也得了福报。F同修的弟弟改正

亡1400例’，制造千古奇冤。法轮功学员把真相告诉人，这能说是反党吗？”

“法轮功学员就是要个清白，要求停止迫害，这不叫反党。劝那些相信了谎言的人、参与迫害的人不要害自己，也不叫反党，对吧？跟别人分享自己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事实，让别人也跟着受益，这是行善，为别人好，更跟反谁没关系吧？”

他说：“你们把共产党说的那么邪恶，也不是反党？”

我说：“真不是，为什么？共产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干的那些事，今天镇压这个，明天镇压那个，翻手云、覆手雨的折腾中国人，我们这个年龄都是经过的。大跃进、三年饥荒、文革都是人祸啊，反右、六四、迫害法轮功，都是事实啊！有多少冤假错案？谁家没被祸害过？这都是事实啊！”

我还举近例说：“就说这场封三年、又突然解封的疫情封控，劳民伤财，到底死了多少人？你们警察知道的惨剧比我们知道的还多吧？你们说它邪不邪？宪法明确保护言论自由，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让人分清善恶是非，根本没有要它政权的目地，只是让人从思想上认清它、远离它。你们平心而论，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建议他一定要找大法师父的《转法轮》这本书，静下心来好好看看，只要看进去了，什么疑问都能解决。

说到这里，我忽然感觉被一种慈悲的能量包围着，我的话脱口而出：“你知道吗？看你们这些警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一个个都非常疲惫、烦躁不安的样子，加班加点，跑东跑西，你们对我们是什么感受？”他说：“什么感受？”我说：“是心疼，真的心疼。”他一愣，惊讶道：“别，不恨我们就行了，怎么会心疼？”我动容道：“法轮功学员修真、善、忍，没有恨，只有共产党才讲斗争、仇恨。谁都知道现在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老百姓憋着多大的怨

恨和怒火，首当其冲当枪的就是你们这些警察了。可你们也是人啊，也有家属、子女、老人、孩子啊，被迫充当到处拉仇恨、结私怨的工具，成为被仇恨报复的对像，图什么呀？再者说，被抓捕的人有多少都是冤枉的，你们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你们真没有人情味了吗？你们很多人良心不安，你说这心里能不苦吗？我知道有资料显示，很多警察失眠、抑郁、有精神疾病，各种心理不健康，自杀的每年都不少。你说，谁了解你们的苦处？有时候看着你们，设身处地为你们想想，真的是心疼你们……”

说到这里，我看见他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真的被感动了。那时，我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能量场非常强大，派出所的邪恶因素纷纷解体，这些警察身上的黑气一下消散了……那天，他们取消了以刑拘送我妻子去看守所的决定，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放人回家了。

结语

师父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他是巨大的能量体现。他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法理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了，但是实践中自己还是很难做到，因为提高是从实修中来的，不是停留在认识层面、停留在跟同修的交流或写文章鼓励别人的层面就能做到的。真正做到，需要切切实实的坚定正念，去掉怕心，走出那一步；走出了那一步，还要对要讲的真相透彻清楚，敷衍和不扎实都是做不好的。这一切又都需要学好法，真正修出自己对众生的慈悲心。

的这位老同修参与营救同修的经历多，某些方面说话比我到位、有力度，让她再从不同的角度跟F同修的弟媳谈谈，不能让“六一零”把F同修劫走。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与F同修的弟媳谈的很好。

过了两天，我又去找F同修的弟媳，商量如何去监狱接F同修。她说，当地“六一零”也让她接，“六一零”、街道、公安局也派人去监狱。她对我说：“我没车。要不，让我姐坐‘六一零’的车回来？”我果断的说：“不行。”她说：“要不就坐火车？”我说：“火车不方便，你姐身体虚弱，能适应吗？”我看她还很听我的建议，我就说：“我帮你找找车吧。”她说：“行。”

我从F同修弟媳那里回来后，想到如果找车去监狱接F同修，因为她身体被迫害的不能走，去开车接的同修只得把车开进监狱大门里面去，对开车同修是否安全？为了同修的安全，要不我拿钱打车？

我去找F同修的弟媳商量此事，还没等我开口，她先说：“找你们同修开车，是不是有安全问题啊？”我说：“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她说：“那我自己找车吧。”我说：“那你找吧，明天我来听信儿。你真好，能为我们同修的安全考虑。”

当我去问F同修弟媳找车的情况时，她说，找了F同修二哥的车，但是他要耽误一天的工费，还有过桥费、油费。我问：“总共得多少钱？”她说：“得八百元。”我说：“我给你拿一千元，明天送来。”她又用上次那个感动的眼神看着我，是我的真心善念、舍弃利益的心又打动了她。转天，我把钱给她送过去了。我别无所想，只要F同修能顺利离开魔窟，安全回家，是我和同修的愿望。

F同修的弟媳还高兴的告诉我，她给F同修买了新衣服，准备了一条褥子，垫在车的后排座上，让她姐能舒服的躺着，别硌着。我问：“把你姐接哪儿住？”她说：“接到我家，我

教人向善，做好人。你姐做好人进监狱，是中共对她的迫害。你们要不管，谁还能管哪？她回来后，能正常学法炼功，说不定病就好了。”此后，我三、五天就去一趟。

我第三次去时，F同修的弟媳说，六一零来电话了，告诉哪天出狱。她说：“让‘六一零’把她接走吧，我们不管了。”我说：“不行啊，你也知道你姐是个好人，她已经被关了十四年了，受尽了侮辱与摧残，经历了多少苦难，从四十一岁熬成五十多岁的老太婆。换句话说，已经是九死一生了。她能活着回来，已经很幸运了。我们同修有被监狱迫害死的，有的出监狱不让回家送洗脑班、劳教所迫害的。不能让她出狼窝，再入虎穴啊！修炼人没有法学是最大的痛苦。没有你们家人接，我们也接不出来啊。”F同修的弟媳说：“我也知道法轮功好，你们有同修跟我说过。”

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正念很足的接着说：“你们不是没有钱吗？只要你把她接出来，不用你们管，我们管。”我心里在想，只要你们把F同修接出来，她坚定的信师信法，身体一定会好。我说完话，F同修的弟媳很惊奇的看着我，我的真诚和担当好象打动了她。她觉的她姐身体都这样了，还有敢担责任的。

我说：“F原来一身的病，不就是炼功炼好的吗？”我就讲了我修大法后，身心如何受益的：我三十几岁时就得了一身病，心脏不好、神经衰弱、乳腺增生、妇科病、腰椎间盘突出等。因为神经衰弱，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腰痛的一会儿都不想坐；腰椎间盘突出犯病时走路跛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严重到走几步就上喘、就累，手里一点东西都拿不动。我吃了很多中西药也不见好，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我无病一身轻，到现在身体健康，再没吃过一粒药。”F同修的弟媳也说，F同修以前的病是炼法轮功炼好的。

我从F同修弟媳那里出来，又去找了一位老同修。我觉

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教诲和引领，让我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终于能够去掉自认是受迫害者，而被怨恨、私愤等情绪带动的狭隘的人心，以“你来迫害我，但是我要把你救了”的大善大忍的正念主导自己的行为，以大法弟子应有的大慈悲心努力向着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不断的升华。

我深知自己还有很多没去干净的各种人心，还需要更加努力的精进实修，更快更多的提高，在助师救人方面做的更好。我一定抓紧最后的时间，加倍努力。

谢谢师父！

我们就是同修的家人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如善

【明慧网】

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修炼法轮大法二十五年的大法弟子，今年六十三岁。在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召开之际，我写出自己参与营救被迫害同修的经历、修炼中的真实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交一份答卷，与同修们交流。

一、整体配合 进劳教所会见同修

二零零九年，我地B同修被中共邪党非法劳教一年，被绑架到劳教所。一天，C同修跟我说：“B同修劳教期限到了，家人去接，劳教所不放人，借口是B同修不配合‘转化’等等，B同修被非法加期关押，但可以会见。”我说：“B同修真坚定，真了不起。找她家人沟通一下，家人什么时

候去劳教所会见，咱们也跟着进去见见，鼓励她加强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一天，我和C同修到B同修的妹妹家，商议会见B同修的事。她妹妹也是同修，谈了B同修的情况。我问B同修的妹妹，B同修的丈夫什么时候去劳教所会见？咱们跟着进去，能见到人最好。B同修的妹妹告诉了我们会见的时间。

C同修联系了同修Z和L，我们四人在一起切磋了如何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营救B同修。Z同修和L同修都很热心，积极参与配合，我们四个人临时形成营救B同修的小组。我们四人提前一天坐长途客车，顺利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傍晚。在师父的加持下，又顺利的在劳教所附近找到旅店安置下来。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学法、切磋、发正念。

她们仨人当时都是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比我大十多岁。她们正念很强，不觉的累，事事比我想的都周到。来时上车的时候，看着她们带的一兜兜吃的东西，我还想，老年同修观念多，出门真麻烦，带这么多吃的东西，多累赘。可住进旅店后，有吃的东西，我们省了很多事。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们互相配合，心往一处想。这个坚不可摧的小整体，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那可是千军万马啊，旧势力必须让路，这是大法的威力！

第二天早晨，我们吃过早饭，到劳教所的大门外面等着B同修的家人。八点多钟，B同修的丈夫、儿子、妹妹到了。意想不到，B同修的妹妹到我们跟前说，B同修的儿子不想让同修见他妈。我们四个人中，就我不认识B同修的儿子。有个同修说：“那就别见了，省的她儿子不高兴，就在外面发正念吧。”我不为之所动，跟同修说：“不能听常人的。现在另外空间就是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邪恶害怕我们见B同修。”我们快速的沟通了一下，决定看情况而定，能见还是见，机不可失。

就满心欢喜的去Y同修家敲门，家中没人。我想：“不能白来呀，在外面等着吧。”等到下午四点半，我心想Y同修可能回来了。我又去敲门，果然Y同修回来了，我这个高兴啊。

进屋说明来意，Y同修说知道F同修弟弟家的住址。我立刻让她领我去，她说要给孩子做饭了。我说：“我已经来好几趟了，今天又等了小一天了。”Y同修果断的说：“那咱俩走，让孩子自己做饭吧。”我和Y同修到了F同修的弟弟家，敲门没人。又到F同修的哥哥家，F同修的嫂子一人在家。我们说明来意，F同修的嫂子说，得跟F同修的弟媳说，就拨通了电话，说：“有人找你。”然后把电话递给我。我听见电话那边厉声的大喊：“你是谁啊？你干啥啊？有啥事啊？说吧！”我很平静的说：“你好，我有事想跟你面谈。”对方的高声稍低了点儿，但还是很尖利的说：“那你来吧。”并告诉了我地址。

我和Y同修谢过F同修的嫂子，就去F同修弟媳打工的地方。我俩坐在车上发正念，清除F同修弟媳背后的邪恶因素。到了那里，F同修的弟媳说：“有啥事？就跟我说吧。”意思是她说了算。我们说明来意，并问了F同修到期的准确时间。弟媳的态度有缓，但怨气很大，说：“不知道，我们不管，管不了。在监狱里面呆着吧，省着出来到处走。”见她怨气很大，不能再说什么了，我俩就说过两天再来。出来后，Y同修说：“我离的远，不再来了。”我说：“行，那我自己来。”

过了两天，我又去找F同修的弟媳，劝她到监狱接F同修出狱。她语气不恶了，但还是说不管。她说：“我们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她的姐妹都不管；她又没房子、没钱，还满肚子是瘤子，一身病，住谁家呀？哪有时间伺候她啊？再说，看病也得花钱啊，我们哪有钱哪？最后再落的个人财两空。要不，就在监狱里呆着吧。”我平和的说：“法轮功

大约过了四年，我估算了一下F同修结束冤狱的大概时间，打算接她出狱。由于F同修的姐姐搬家，不知道她的新地址。我去A同修家打听F同修弟弟家的住址。我说：“F同修快要出狱了，得家人去接，外人不让接。你知道她家人的地址吗？”A同修说：“上次去，她弟弟撵我们，我们再也沒去，地址忘了。”

我想，F同修在监狱被迫害了十四年，煎熬了五千多个日夜，能活着出狱，已经是万幸之万幸了。再难，也得找到她的家人。我从A同修家走后，没找到其它线索。过了几天，我又去找A同修，请她好好想想，她说一点没有印象。我也跟其他同修交流了F同修将要冤狱到期、找不到家人的事。有的同修说不知道，有的同修觉的她家人态度不好，有顾虑。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

我想不能等，不能靠，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有伟大的师父。我们就是F同修的家人，旧势力迫害F同修，就是迫害我们自己。监狱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场所，一个大法弟子在外面能救多少众生啊。悟到了，就去做，无求而做，尽力而做。

找不到F同修的家人怎么办？下一步的事做不了。我又去找A同修，问当时一起去F同修弟弟家的同修有没有记住地址的？A同修告诉我，一起去的有W同修和H同修。我一听，有点线索了，满心欢喜的先去找W同修，把找F同修弟弟的情况说了一下。W同修说忘了地址，我满心的欢喜变成了失落。

我从W同修家出来已经中午了，我顾不的吃午饭，又去找H同修，把事因大致说了一下。H同修说，只知道那一片，但详细的地址忘了。H同修又说：“Y同修跟着去过，你去问问她。”她把Y同修家的住址告诉了我。我想，可有希望了，

轮到B同修家人接见了，Z同修和L同修留在劳教所大门外面发正念，我和C同修跟着家人进了劳教所。我对C同修说：“咱俩即使不能进到接见室，也要在大厅里等候B同修的家人，打听B同修的情况。”C同修说：“行。”

去接见的人都排成一行队走，我在前面，C同修在我后面。我们一直跟在B同修家人后面，保持一段距离。走廊拐弯抹角的感觉很长，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了。我正念告诉自己：“大法弟子只能进，不能退。”这时，好象听到我后面的C同修说：“往前走。”还用手指碰了我的胳膊一下。我一边往前走，一边心里发正念，又默背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洪吟二》〈正念正行〉）。我加强自己的正念。一会儿，我的心平静了，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了。

到了接见室跟前，听说还得经过三道门，才能进入接见室。我和C同修一直跟在B同修家人的后面走。大约有四、五米到了第一道门口时，我看到一个女狱警站在门口，B同修的家人进门，她没吱声。我心想：“挺好，你也别跟我说话。”我又犹豫的想：“她让不让进？”C同修说：“快点跟上。”当我走到门口时，女狱警温和的说：“会见啊？”我“啊”了一声。她又热情的说：“正会见呢，快进去。”

我和C同修快步迈进第一道门，疾步走了大约七、八米，到了第二道门口，我这才回头环顾一下，这是个大房间，我还以为是个走廊呢，里面有几个狱警在说话。我和C同修赶紧开门，就听一个女狱警说：“会见。”好象是跟其他狱警说话。

第二道门是两扇门对关着，用暗锁锁着，我俩快速打开门锁，开门进去。不到一米，就是第三道门，也是两扇门对关锁着，我们又快速打开锁，开门，就进入了接见室。接见室有几十平米，很大，中间有大玻璃隔着，两边人都

听不到对方说话。有几个窗口，每个窗口内、外都有话筒，双方接见通过话筒说话，还有狱警在监听。

我和C同修进到接见室时，B同修拿着话筒正和她儿子说话，母子俩都流着泪。儿子被邪恶利用，正在说服他妈，说：“劳教所说了，只要你说一句话，保证回家。”还诉说了他自己的很多苦。B同修的儿子原来知道大法好，因为B同修几次被中共邪党迫害，他跟着吃了很多苦。加之他在地，不在母亲身边，被中共邪党不断的灌输谎言、歪理邪说欺骗。B同修儿子的意思是，他妈现在说一句（违心的）话，就能回家，回家再接着炼，何苦遭这份罪？

我和C同修、B同修的丈夫站在旁边等着话筒。听人会见时间快到了，我着急了，我还没和B同修说话，进来的目地还没达到呢。这时，B同修母子双方交谈的很激烈。突然，B同修的儿子把话筒一扔，站到窗台那边哭去了，是因为B同修坚定的拒绝了儿子的无理要求。随后，B同修的丈夫拿起话筒，说了几句话就放下了。C同修赶快拿起话筒，问B同修生活用品够不够？唠了几句家常嗑，彼此还抹着眼泪。狱警说：“时间要到了。”我一听，更着急了，我跟B同修一句话还没说呢。

这时，C同修把话筒给了我：“你说吧。”我拿起话筒，顾不的问候，直接对B同修说：“姐，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父亲（师父）让你回家。”B同修说：“我知道了。”话音刚落，一个女狱警进来往外撵人，还问B同修我们是干啥的，我说：“家人会见。”我一看，B同修的家人已经走出会见室，我和C同修匆匆往外面走。

走出劳教所大门，我才感觉到进去会见B同修时，拐弯抹角走那么长的路。出来时，就象一瞬间。我对C同修说：“都是师父保护了我们，真是有惊无险啊！”

我们四个同修会合后，激动的谈论着刚才的经过。Z同

修和L同修说：“我们也想见见B同修，跟你们一起进去就好了！”我们整体配合，如愿的见到了B同修。当天下午，我们顺利回到了家。

B同修被非法多关押了一个月之后，正念回家了。

二、整体配合 营救结束冤狱的同修回家

我地F同修租住处经常遭警察骚扰、蹲坑，她被迫流离失所。我流离失所时，与她曾在一起度过数日。后来F同修在地遭绑架，被残忍的电击、酷刑折磨致双腿不能走路，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十四年。期间，她家人不管她，F同修在监狱遭受了无尽的摧残与折磨，真可谓是经历了九死一生。

我一直关注F同修的消息，听A同修说：她被监狱非法关押十年时，身体被迫害致瘫痪，肚子里长满了大小肿瘤，出现了生命危险。监狱要放她，她家人不接。A同修和几个同修找F同修家人，家人都不理解，不管，也不接人，还说要死就死在监狱里。同修看家人不配合，就走了。

到了过年时，A同修她们又买了米、面、豆油，去看F同修的母亲。F同修的弟弟撵同修们走，还威胁打电话举报，说：“以后你们别来了，再来就告你们，把东西都拿走。”此后，A同修她们再也没去。

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又和同修几经周折，去找到F同修的姐姐，对她说：“只要家人把F同修接出来，以后我们负责。”我们这么一说，她姐姐很感动，说：“去年没去接，现在监狱不放人了，只能探视。”我劝说家人上监狱要人。F同修的姐姐说：“家里有事，没时间管。”因为探视证在F同修母亲那里，F同修的姐姐把她母亲的电话给了我。下午，我们就坐车去找F同修的母亲那里。我们先打电话说要见面，她母亲撒谎说不在家，不见我们。营救F同修的事就进行不下去了。